

原版导读详注本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Ernest Hemingway

欧内斯特·海明威



原版导读详注本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Ernest Hemingway

欧内斯特·海明威

陈璐 胡玥（注释）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著;陈璐,胡玥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善读经典)

ISBN 978-7-5446-4251-4

I. ①老… II. ①海… ②陈… ③胡…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8458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张传根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092 1/32 印张 3.125 字数 84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251-4 / I · 0340

定 价: 14.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前 言

一

1899年7月21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克拉伦斯·艾德蒙兹·海明威，是一位体面而富有的医生，热衷于运动、渔猎、研究自然；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据说性格坚强、活跃，爱好高雅艺术，身兼音乐教师、公理教会信徒和教堂唱诗班的指导多职。海明威童年时，常随家人前往北部的密歇根州避暑，与那里的印第安人、湖泊、溪流和森林为伍，尽情地捕鱼、狩猎，跟随父亲享受充满野趣、冒险的生活。这些都足以激发一个男孩火焰般绚烂的理想和追求。儿时的这段经历，对海明威早期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海明威生性喜爱冒险，渴望不平凡的生活。这种强烈的愿望既是与生俱来，亦是童年渔猎玩耍的经历使然。1917年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去念大学，而是决定参军，希望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像一头初生的牛犊，征战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不幸的是，因左眼有疾，被拒绝入伍，无奈只能选择工作。凭借中学时期的良好写作功底与天分，他成了《堪萨斯城市星报》（*Kansas City Star*）的一名见习记者。海明威读中学时曾为学校刊物写作，曾名扬一时。这一选择，隐隐预示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

但战争对于海明威的诱惑并未就此消失。后来，他终于如愿去了意大利战场，为世界红十字会开救护车。海明威的这一选择，将与其后的人生联系到了一起，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他通过日后的一部部杰作，向全世界的读者倾诉、与全世界的读者分享其人生。

战场上，幸运者总是少数。19岁的海明威没能躲避战争在他肉体上刻下的伤痕：在奥地利前线，他被炸弹和机枪子弹击中，身受重伤；他身边的无数与他同龄的男孩则化成了战场上带着袅袅余烟的一撮撮灰烬。

海明威并不惧怕死亡，否则，他绝不会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拼着命去抢救同伴；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对于死亡依然带有一丝无名的恐惧。对海明威来说，战争的伤痕不在肉体，而在心灵。人的心灵，较之身体，更加需要精心的治疗。在他的潜意识里，文学写作是一种疗伤手段。回到美国养好了伤，他便重新开始了笔耕，

为一些报纸投稿。为了生计，海明威先是在芝加哥《合作福利》杂志社当编辑，随后又去了《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当记者。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文坛笔友，包括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不仅在文学上给海明威指导，还把他介绍给哈罗德·里查逊。两人相识后很快相恋并结婚。婚后，海明威以《多伦多星报》驻欧洲记者的身份来到法国巴黎。

在巴黎的日子，对海明威来说又是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时光。

当时的巴黎是世界艺术的大都会和各种新的艺术流派的实验场。世界各地追逐艺术梦想的作家、画家、舞蹈家们都聚集在此。这一时期既是海明威小说写作的学徒期，也是小说写作技艺的高速成长期。他在那里遇到了几位对他日后文学道路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其中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艾兹拉·庞德、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日后美国的优秀小说家和诗人。海明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艺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参加的那场可怕的战争。旧有的道德观念、理想的生活目标，被这场战争彻底摧毁，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那一代的青年人用怀疑、否定的态度看待这场掠夺性的战争。他们憎恨、厌恶，却又无法理解；他们茫然若失，无所适从，心灵空虚，前途渺茫。消极遁世、放荡不羁，都不能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更不能熨平心灵的创伤。格特鲁德·斯泰因将那时的年轻人概括为“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说他们“从厌恶战争、怀疑社会开始，逐渐锻铸成一种近乎麻木的苦痛；他们除了个人的感觉之外，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海明威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为了走出迷惘，他开始反思，并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这段心路历程。战争的硝烟犹在眼前，那种血与火的影像历历在目，那种内心的体验如此真实新鲜。于是，便有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诞生与轰动，海明威由此一举成为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这部作品首次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使他一夜之间成了知名作家。其后又有了《永别了，武器》，这部作品同样交织着战争与爱情，无奈与逃离，和最后无法逃脱的死亡和迷失。

但海明威依然生活着。尽管他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婚变，但在以后的七八年中，海明威依然经济富裕、婚姻美满。稳定的收入和家庭的和睦，使他得以赴非洲、西班牙探险；同时，他也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思路和审美原则。《午后之死》、《非洲的青山》等作品皆产自那一时期，内容大都是有关斗牛和狩猎的题材。

海明威从未停止过思考。他用头脑和笔思考、记录身边的世界，并开始转而关注经济危机引发的全世界范围的动荡和不安，进而开始描写大萧条时期人们遭受的厄运。《乞力马扎罗的雪》、

《有钱人和没钱人》等皆然。海明威生逢战火连天，这种岁月塑造了他的硬汉性格。他的激情仿佛总也逃不开与战争的干系。1937年，他去了西班牙，举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购买救护车，后来又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并出版了他唯一的一出长篇戏本《第五纵队》。1939年，他在哈瓦那郊区“瞭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在山顶上盖了房子，在那里创作了反法西斯主义和有关民主与个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是他文学创作上的一座丰碑。1941年，海明威携第三任妻子来到中国报道抗日战争，参加了太平洋战事的侦察、巡逻，后又被杂志社派往巴顿将军的一支部队报道战事，随部队在诺曼底登陆。遗憾的是，那段时间里，海明威并未贡献多少新闻稿件，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前线尽一名士兵之责。战争结束后，海明威获得了一枚铜质奖章。

随后，海明威回归了自己的记者兼作家的生活。

接着是沉寂。富有经历的沉默中酝酿着一场绚烂的爆发。在这期间他写过《过河入林》、《海流中的岛屿》等作品，然而，真正的巨作，却是后来的《老人与海》。1953年，他获得了“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海明威用一支银色双管猎枪让自己瞬间解除了一切痛苦和无果的探索。

二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既有其贯穿始终的连贯性，又有比较鲜明的分期性特点。他的作品有较为浓烈的自传性质。读懂他的作品，便不难理解他的为人，反之亦然。

海明威第一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作品有：

- 1923年，《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
- 1925年，《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
- 1926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英国版名《节日》）
- 1927年，短篇小说集《没有男人的女人》（*Men without Women*），包括名篇《杀人者》（*The Killers*），《五万元》（*Fifty Grand*），《在另一个国家》（*In Another Country*），《不败者》（*The Undeclared*），《大河双心》（*Big Two-hearted River*）等
- 1929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海明威正式出版的处女作是出版于1923年的《三个故事和十首诗》。然而，这部初出道的作品在海明威的整个文学生涯中产生的影响力却并不大；与海明威日后那些如雷贯耳的作品相比，知道它的人的确很少。收录在这本处女作中的，是十首并不太出色的诗歌小品，和三篇短篇小说《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不过，现在人们一般公认的海明威的首部作品是192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

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中收录的许多故事，可以视为作者本人对于自己快乐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见所闻的回顾和升华。在几乎所有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位叫做尼克·亚当斯的男主角，和关于他那位做医生的父亲、印第安人、山林野趣等的描写。在短篇小说《印第安人营寨》中，小尼克和他的父亲在为孕妇接生后回家途中有一段关于“自杀”的对话；这段对话似乎就预示了海明威后来举枪自杀的最终归宿。海明威的第二本作品是一部模仿安德森作品的讽刺性小说《春潮》。就市场销售而言，上述两部作品都不成功。不过，小说《春潮》倒是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注意。

1926年10月，斯科利布纳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这本书无论在销路上，还是在评论界，都获得了成功。未满30岁的海明威一夜间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这部小说是海明威一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点。其中记录的，既是他亲历一战战场之后的新鲜感受，是“迷惘的一代”的生动群像，也是他们肉体 and 心灵饱受创伤的痛苦、理想和信念失落之后自我疗治的迫切需要，更是对自我、对社会的述说和内心为寻求答案而苦苦探索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落在欧洲的青年男女为描写对象，反映了他们憎恨战争，郁于心中的创伤，心情苦闷迷惘，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思想情绪。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位美国记者，在欧战中因下体受伤而失去性爱能力；女主人公勃瑞特·艾希利是位英国姑娘，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他们互相爱慕，却无法结合。巴恩斯带着艾希利去了比利牛斯山区，以狩猎、钓鱼和观看巴斯克人斗牛消磨时光。在斗牛士勇敢精神的激发下，巴恩斯顿感兴奋无比。海明威认为：这就是人的力量的体现，是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永恒，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小说同时也描写了除男女主人公以外的一群青年人的生活状态。由于作者写出了这代人的失望情绪，集中体现了20年代海明威的人生观，这部小说当仁不让地成了“迷惘的一代”的宣言。

身为“迷惘的一代”的一员，海明威用他的笔，既为自己同时代的人、也为他自己寻找精神家园：每当太阳照样升起的时候，它

便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人生的一切，无论之于个人、还是之于社会，都是徒然的斗争。这一主题在192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开了小差的亨利与凯瑟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逃离战争，想去瑞士开始他们新的生活。然而，婴儿的降生，却夺走了凯瑟琳的生命。最后，除了孤独的背影、悲伤以及一颗绝望麻木的心，生活没有给这位战争和生活的逃兵留下任何东西。

海明威的文学主题永远都是“人生”，就此引出的话题永远都是“失败”、“创伤”、“冒险”、“远离社会”、“个人式的英雄”和“压力下的风度”；海明威故事中的主人公虽然顶着不同的姓名和背景，其经历却总是相似。如果把海明威不同时期中的小说中的人物连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男孩完整的成长过程和人生经历。

海明威第二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的主要作品有：

- 1932年，《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
- 1933年，《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胜者无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
- 1936年，《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弗朗西丝·麦康伯的短促快乐的一生》（*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

30年代早期，海明威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麋鹿，去非洲射猎，登上订制的“皮拉尔”号游艇，赴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那些年头，正值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时期。国民因经济危机而情绪低落，而那时的海明威却情绪高昂，逍遥无比。

1934至1936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23篇文笔生动、却无多大文学价值的短文，描写狩猎和捕鱼，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那时的美国人从海明威粗犷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中，看到了一个背运时期的英雄面貌。其含蓄的文字、精练的对话，典型地表现出了“重压下的风度”。这三年间，他所发表的两部小说不断地加强了这个精神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称颂斗牛的仪式；另一部是《非洲的青山》，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都声嘶力竭地歌颂了人类勇气的尊严。

30年代初，海明威的小说创作相对较少。30年代前半期，他写成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一部短篇小说集。30年代中后期的1936年，他发表了最受人喜爱的两部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

雪》和《弗朗西丝·麦康伯的短促快乐的一生》。与前期在短篇小说《印第安人营寨》、《五万元》和《不败者》中塑造的面临死亡威胁而毫不畏惧、并始终保持百折不挠战斗意志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弗朗西丝·麦康伯的短促快乐的一生》中的麦康伯则被塑造成了一个迎接死亡的“强者”。弗朗西丝·麦康伯是属于那种有钱而没有精神信仰的美国人，他与妻子玛格丽特·麦康伯千里迢迢去非洲狩猎狮子，正是为了寻找一点精神慰藉。与男主人翁的软弱无能相反，玛格丽特是一个极有心机的妻子。她并不喜欢自己的丈夫。他俩的婚姻，完全是金钱的交易。玛格丽特牢牢地控制着丈夫，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在丈夫面前与陪同打猎的英国人威尔逊调情。麦康伯痛恨妻子的不贞，却又无力制服，心中苦恼万分。美貌的妻子背叛有钱的丈夫，这一司空见惯的故事，却被作者笔锋一转，让主人公跃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重新注入了一股勇敢的精神：先前在受伤的狮子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麦康伯，却在向他扑来的凶猛的野牛面前毫无畏惧，连续开枪，在几步之内将其击毙，完成了从一个弱者转为强者的过程。然而，就在他尽情享受成为一个强者的短暂幸福的时刻，却死在了自己妻子的枪口之下。《弗朗西丝·麦康伯的短促快乐的一生》聚集了海明威写作的许多优点。故事情节一气呵成、语言精练、全篇没有一句废话，达到了其短篇小说写作技巧的巅峰。

海明威第三时期（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主要作品有：

- 1937年，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
- 1938年，《西班牙大地》（*The Spanish Earth*）（海明威部分出资的一部记录片）、《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剧本）
- 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是伤者：肉体上的伤者，更是心理上的伤者；他们疗伤的方式也总带有逃避和脱离社会的色彩。《在我们的时代》中描写尼克的故事，在《太阳照样升起》中“迷惘的一代”的群像和《永别了，武器》中弗里德里克·亨利的身上走到了第一个极致；在其后几部小说中，如《大河双心》、《没有女人的男人》、《胜者无所得》、《杀人者》等，海明威的人物刻画手段亦是如此。

海明威作品中的那些伤者，是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受害者。尽管身处逆境，他们依然顶着压力，顽强地生活着。他们会遭受失败，却让读者感觉到他们会倔强地不肯认输、或认真地认输。

这种心态被评论界称为“压力下的风度”。《五万元》中的杰克、《不败者》中的老斗牛士、《弗朗西丝·麦康伯的短促快乐的一生》中的英籍狩猎向导皆属于这一类人物，而其中最具典型的一个形象，便是《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渔夫圣地亚哥。这些形象的行为，与以前作品中那些脱离社会的人物的行为几乎完全相反，具有极大的毅力与忍耐力。这就是人生的真实写照：你必输无疑；重要的是，在你被毁灭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风度，即压力下和失败下的风度。用《老人与海》中那句著名的话来讲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虽然带有无谓的倔强，但完美地总括了海明威文学创作中的那条硬朗有力的主线。

但海明威在逃离社会太久之后，还是回归到了这个世界。他开始透过心灵的窗口去观察、解读、褒善贬恶，跳出自我的小世界，重新担当起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文学创作渐入瓶颈，迫使他转向身边的世界。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告诉了人们这种重新定位和转变：“一个人单独行动，绝对没有希望。”正是这个昭告，使得这部小说的价值陡然飙升。主人公哈雷·莫根原是个渔夫，兼做游艇生意。但由于经济萧条，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为了“不让我的孩子饿断肚肠”，“自己要吃饭，还要养活他们”，他只得铤而走险从事走私，并对不容他生存的社会提出抗议：“我不知道是谁制订了法律，但是我知道没有让人挨饿的法律。”为了生存，他杀死人口贩子，私运中国苦力，企图抢劫“古巴革命者”从银行里盗来的巨款；最后他死在一场枪战中。临死他才醒悟：“一个人不行，现在一个人不行了。”莫根作出的结论，恰恰表现了作者的思想转变。这时的海明威已逐渐从个人的迷惘之中摆脱出来，开始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真正价值。随后在西班牙的内战中，海明威证明了自己已经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投身这场战争，也让自己的创作灵感掀起了高潮，期间涌现出不少风格迥然的作品，如前面提到的《第五纵队》、《午后之死》等。接着，便是又一部文学水准和销量都可以载入历史的杰作《丧钟为谁而鸣》。假如说《永别了，武器》代表了海明威第一时期的思想，那么《丧钟为谁而鸣》则是他后来创作思想经历历史转变的产物，而这个转变的契机正是西班牙内战。这场战争成了这部伟大小说的背景：罗伯特·乔丹是一位美国青年，原任蒙大拿州米苏拉大学西班牙语助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面临危难之际，他于1936年前去支援共和政府。一次，他要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奉命前去执行炸桥的重要任务。在游击队驻地，罗伯特认识了胆小怕事的队长巴布罗、行动果断的队长妻子皮拉尔，和西班牙姑娘玛利娅，还有一些以老游击队

员安赛尔莫为代表的勇敢的战士。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罗伯特炸桥前的三昼夜展开：巴布罗与罗伯特之间该不该炸桥的争论；皮拉尔对丈夫怯懦哲学的斥责和对罗伯特勇敢行为的支持；罗伯特与玛利娅之间闪光式的爱情；罗伯特侦察到敌情变化后向国际纵队司令部的报告，和国际纵队领导人指挥上的混乱；最后是罗伯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去执行炸桥任务并身负重伤，在生命垂危时奋力狙击追来的敌人。

罗伯特·乔丹的形象丰富、真实而具体。作为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他和作者本人一样，完成了一次转变。罗伯特·乔丹已不再是《永别了，武器》中那个“我厌倦了，我看透了”的迷惘者弗里德里克·亨利，而是一个有意志、有信念、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战士。

完成了这个转变，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沉寂期。他又奔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成了一位拿着枪的反法西斯斗士。同时，他也想挥洒他的军人激情，并积累他文学上的生活体验。

海明威文学创作的末期（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至其去世）主要作品包括：

- 1950年，《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 1952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整个40年代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的又一轮积累时期。他以《柯里厄》杂志随军记者的身份，征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他完全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人们甚至已经忘记了他的记者身份。期间，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报道。自然，也没有写出过什么重大的作品。

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

1950年的《过河入林》承载了作家十年的经历和评论界十足的失望。评论界认为：海明威伟大的天才已经死了。这部讲述一位陆军中将在和平时期狩猎、恋爱、玩乐的小说，走的只是海明威从前创作的老路。而且作者过去在这条路上的文学创作成就，在这部作品里，却变成了毫无顾忌的大大咧咧乱发言论的记录和无谓的宣泄。以前，海明威总是与书中的主人公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现在，这种距离消失了。他不加选择、随心所欲地记载作者的每一个任意的想法，一如记者未加编辑的实地采访。整个作品像是在故意粗劣地模仿自己的早期作品。

评论界对于《过河入林》的批评自有其正确的一面，但说海明威的天才已经死亡，则是大错特错，而且这种错误的结论不久便被他们自己对《老人与海》的如潮好评击得粉碎。

《老人与海》确是一部杰作。海明威1953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因为他的这部力作。它让海明威的文学贡献在社会承认的层面上达到了顶峰。在完成这部作品后，海明威再也没有写出超越它的任何作品。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他必须与病痛斗争，已无力拿起笔。1961年7月2日，海明威用和他父亲相同的方法让自己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令人想起了《印第安人营寨》中尼克·亚当斯问他医生父亲的话：“他为什么要自杀？”

《老人与海》所反映的人生哲学，与作者先前的哲学思想大不相同：一方面，他继续发扬顽强的拼搏精神，提倡为生活斗争到底的思想观念；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悲观主义的老路，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残酷的搏斗。主宰人生的法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命运”。关于这部作品，下节将作具体解析。

海明威去世后出版的遗作有：

- 《海流中的岛屿》（*Islands in the Stream*, 1970）
- 《伊甸园》（*Garden of Eden*, 1986）
- 《流动宴会》（*A Moveable Feast*）（关于其早年在巴黎生活的札记，海明威去世后由其妻整理后付梓）

三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这部小说篇幅不长，情节亦很简单。故事围绕着主人公三天三夜只身在海上的捕鱼活动：古巴的老渔夫圣地亚哥，已经连续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了。他孤身出海，终于在钓到了一条硕大无比的大马林鱼后，接连两天两夜与它在海上对峙。老渔夫和他的小船被大鱼拖向远海。终于，渔夫杀死了那条顽强的大鱼，并将它绑在船舷边后返航；殊不知在返航途中，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赶来抢夺老渔夫的战利品。鲨鱼轮番地在圣地亚哥的鱼叉匕首和折断的舵柄下，将大马林鱼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鲨鱼离开后，老渔夫最终拖回的，只是那条大马林鱼的骨架。他平静地带着满身的疲倦回家睡觉，在梦中寻找他的好日子。

小说取材于作者早年听人述说的一个故事：一个老渔夫在海上与跟踪他的鲨鱼群搏斗数日。然而，通过海明威寓意深刻的描绘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这部小说竟然成了一部充满哲理意义和含蓄寓言性质的象征主义小说。作者所塑造的老渔夫圣地亚哥的形象，成了海明威塑造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硬汉性格”——的代表。

小说中好几处写到圣地亚哥梦见狮子（书中涉及之处将会在注释中标出）。这正是作者象征手法的典型性运用，是作品精神力量

的隐喻——即藏在水下的冰山。

《老人与海》的基本基调，各派学者自有其断语：“悲剧小说”“性格小说”“象征小说”“乐观小说”等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从海明威以往通常带有的阴暗得令人窒息的画面中解脱了出来，并表现出了人的真正价值。“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在写这部小说之前的若干年里，海明威似乎是一蹶不振、精神沮丧的。据他儿子回忆，那时他“埋怨自己的命运，叹息他的打算成了泡影”；然而后来，“犹如小阳春一样，他的天才又回来了，从而孕育出了一部杰作——规模虽不大，却充满了爱、洞察力和真理”。这部作品就是《老人与海》。它是作家再次跃起的标志，也是一种生命力重新燃起的契机。我们把它看作海明威晚年的最后闪光之作，这样的断言是不过分的。至于作品表现出来的富有感情的人物形象，深刻的心理描写，情节与景物之间无与伦比的和谐，叙述的简洁凝练，以及行文的流畅清晰，这些艺术上早有定评的杰出成就，正是它成为海明威叙事艺术珍品的原因之一。

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人生的搏斗，搏斗的对方是不可战胜的自然力。人与自然的搏斗，终归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人，还是可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胜利。这种“压力和失败结局下沉寂的风度”，颇带希腊悲剧式英雄的意味：失败了，依然风度翩翩，就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一样；用精神上的力量赢得读者对其惋惜而又感怀的一瞥。

如同海明威评价自己的文字时所言：我用冰山式的文字写作。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语句，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文字的背后，是强大而又不可测的宗教式的精神意念和力量，即是隐藏在水下的那部分冰山。换句话说，《老人与海》的文字和故事的情节，是那漂浮于水上的浮冰，而作品中老渔夫和作品本身的精神力量，则是那隐匿于水下的冰山。

这部小说还彰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老了，背运了，但他仍旧可能勇敢，依旧可能坚守规范。失败了仍旧需要努力；即使失败，也应该败得如同一个硬汉和绅士。小说中蕴含的这种人生观，显然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它代表了作者内心经历的一个特殊变化：尊敬人生的奋斗，尊敬人类。因为作者明白：一个头脑非常简单的人可以、也应该有道德、有尊严，甚至可以成为英雄，就像圣地亚哥那样带有如古希腊斗士般悲壮意味的英雄，而在这种极其悲壮的英雄面前，胜负本身早已不再重要。

完成了《老人与海》这部作品后，海明威曾说，他自己终于达到了一生工作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印证了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历程。

本书采用单词、词组、意群和句子注释相结合的注释方式；原意群用数字在原文中标出，在同页下方相对应的数字后给出注释；理解应结合小说的上下文，注释偏重单词、短语、句子在小说语境中的具体意义。牵涉背景知识和作者寓意的部分，书中也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

曹航

老渔夫圣地亚哥连续84天未捕到一条鱼。这一次，他又只身出海，军舰鸟在他头上盘旋，一切预示着他会遇到一条大鱼。果不其然，他终于碰到了一条巨大的大马林鱼，他们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经过两天两夜，老人终于杀死了大鱼，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老人面临的是更严峻的挑战。

01 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轻舟) in the Gulf Stream¹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 In the first forty days a boy had been with him. But after forty days without a fish the boy's parents had told him that the old man was now definitely and finally *salao*² which is the worst form of unlucky, and the boy had gone at their orders in another boat which caught three good fish the first week. It made the boy sad to see the old man come in each day with his skiff empty and he always went down to help him carry either the coiled lines³ or the gaff (鱼钩) and harpoon (捕鲸镖) and the sail that was furled around the mast⁴. The sail was patched with flour sacks and, furled, it looked like the flag of permanent defeat.⁵

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gaunt⁶ with deep wrinkles in the back of his neck. The brown blotches (斑点) of the benevolent skin cancer⁷ the sun brings from its reflection on

1. the Gulf Stream: 湾流(北大西洋靠近北美洲的东北部的一股暖流，发源于墨西哥湾，穿过佛罗里达海峡[佛罗里达暖流]，沿美国东南海岸继续向北流，在海特拉斯角以北，改向东南流入大西洋，分流形成北大西洋暖流和嘉纳利暖流) 2. *salao*: (西班牙语)意为“倒了血霉” 3. coiled line: 钓索 4. the sail ... the mast: 紧紧卷绕着桅杆的船帆 5. The sail ... permanent defeat.: 帆布上用面粉袋打上补丁，卷着，看起来就像一面标志着始终溃败的旗帜。 6. thin and gaunt: 瘦削憔悴的，眼窝深陷的(饥饿或年老所致)(老渔夫圣地亚哥一生在加勒比海边以捕鱼为生，海上风吹日晒使他看上去黝黑粗硬，亦磨就了拉美老渔民坚强、无所畏惧的性格) 7. benevolent skin cancer: 良性皮肤癌变

the tropic sea were on his cheeks. The blotches ran well down the sides of his face¹ and his hands had the deep-creased scars² from handling heavy fish on the cords. But none of these scars were fresh. They were as old as erosions in a fishless desert.³

Everything about him was old except his eyes and 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⁴

“Santiago,” the boy said to him as they climbed the bank from where the skiff was hauled up⁵. “I could go with you again. We’ve made some money.”

The old man had taught the boy to fish and the boy loved him.

“No,” the old man said. “You’re with a lucky boat. Stay with them.”

“But remember how you went eighty-seven days without fish and then we caught big ones every day for three weeks.”

“I remember,” the old man said. “I know you did not leave me because you doubted.”

“It was papa made me leave. I am a boy and I must obey him.”

“I know,” the old man said. “It is quite normal.”

“He hasn’t much faith.”

“No,” the old man said. “But we have. Haven’t we?”

“Yes,” the boy said. “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⁶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

“Why not?” the old man said. “Between fishermen.”

They sat on the Terrace and many of the fishermen made fun of the old man and he was not angry. Others, of the older

1. the blotches ... his face: 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 run (well) down ...: 沿着他的双颊向下蔓延 2. his hands ... deep-creased scars: 他的双手留下了深如刀刻的疤痕 3. They were ... fishless desert.: 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erosions原意为“腐蚀, 侵蚀, 冲蚀侵害”, 即自然界中水和风造成的岩石风化等现象; 此处意指“被侵蚀的地方”) 4. Everything about ... and undefeated.: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苍老, 只有双眼像海水一样湛蓝, 闪着乐观快乐而又不服输的光芒。 5. haul up: (航海用语)(船)停驶, 停泊 6. Terrace: 露天茶座、餐馆等, 是当地渔民、居民常去的场所, 也是他们社交、交换信息的重要场所)